

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Oral History Archive 康尼島歷史工程口述歷史典藏

Interviewee: Tim Law 受訪者: 羅添福

Interviewer: Yolanda Zhang 訪問者: 張月恆

Translator: Keenan Chen 翻譯者: 陳毓泰

<https://www.coneyislandhistory.org/oral-history-archive/tim-law>

Content © 2021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. 內容©2020 康尼島歷史工程。

All material on the CIHP website is copyrighted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.

張月恆：大家好，我是康尼島歷史研究項目的張月恆，今天我們有幸請到了本森社區華人社區服務中心的羅添福博士。羅博士可以先簡短地自我介紹一下嗎？

羅添福：我是羅添福，是一九六八年從香港來的。我（當時）是一個留學生。當時留學生很少（被美國大學）收受。我申請了很多美國大學，結果有一天，收到一個信，比較厚，我很奇怪。（因為）其他的大學，例如紐大（NYU）或哥大（Columbia），只會寄來一封（薄薄的）信說「謝謝你申請我們的大學」，就沒有了。結果這封信來自 Fordham University（福特漢姆大學），比較厚，就打開去看了。哎呀奇怪！感謝他們，裡面是一份 I-20 學生簽證。我辦好手續之後就來到美國。那時是一九六八年。那個時候（在美國）中國人是很少很少的。尤其在布魯克林（Brooklyn），你要買的中國報紙也是很少的。華貨啊，去曼哈頓（Manhattan）才可以買到一張報紙。叫做《聯合日報》。現在沒有了。當時想買中國的食物、蔬菜、乾貨，也要走到曼哈頓的唐人街去。當時曼哈頓的僑胞講臺山話的較多，我們廣東話的較少。後來我搬到了八大道（8th avenue），但現在呢，我們中國的僑胞很多，當年呢，我住的時候我只有三家中國人，我是其中一家。當時這裡的房子還很便宜，每次走過附近的商店，老闆都豎三個手指頭，就是三萬塊——現在呢，一百多萬（左右）！就是社區變的很多。

張：好，咱先把最基本的部分講一講，您說是一九六八年搬來的美國，那麼您是幾幾年出生的呢？在香港嗎？

羅：在香港啊。有關我的出身，報紙上有講很多。我很抱歉地講，在我出生時，父母就已經離開了。所以只有我一個人，很不幸。鄉村的人把我用白布包掉放在路邊的。我的媽媽在我出生後就去世了。我爸爸的死，是由於當年醫藥不好，環境不好，沒有什麼東西吃。別人告訴我說我是

在和平（1948年日軍簽署和平條約）后四年還是五年出生的。我在申請來美國時，要申辦護照，而在填表時，有個叫出生證明（birth certificate）的中心要求我填出生日期。而我當時填了好多個日期，他就很生氣——「怎麼有這麼多個日期要放」？我想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他後來叫我回到我的鄉村里去，找三個年紀最大的知道你的情形的老人家來做證明。後來三個老人家來了，說這個小孩子當年確實是這樣子的。他的媽媽生他時過世了，都沒有人要，就被放在路邊。結果有個老太太，她家裡是姓羅的。我們當年整個村子都在一個池塘里拜一個祖先，也是姓羅的。老太太把我抱回去，當時她大概六十歲。如果她不把我抱回去呢，我都不會有今天。（笑）。我後來問她，婆婆，你為什麼把我抱回去啊？她說時因為我是男的，所以可以種田。我真的有幫過他。自幼就背木頭，砍著樹。當時天冷，鄉下又沒有電，沒有煤氣，所以什麼都要靠燒木頭。我還撿花生啊，地豆啊，撿回去。那個時候很苦很苦。

**張：您是從幾歲做到幾歲呢？**

**羅：**五六歲。（年紀）小小的就去了。三個老人家跟辦出生證明的人講說，這個小孩子，是在和平后四年還是五年出生的。和平，也就是打敗日本後，就是一九四八年。我於是填了一九四八年的九月五號，作為我的出生日期。但至於到底是哪一天，我說心裡話都不知道。我們沒有任何筆錄，當時我的婆婆又不識字。但是後來我念書很用功。我在村裡面整天拿第一第二第三的。當時拿獎都沒有證，就用鉛筆啊，紙啊，拿回家說，婆婆，我拿獎了！她就很高興。後來我來到美國也是，很用功。我覺得自己如果不用用功，是沒有什麼前途的。我就這樣拿到了三個碩士、一個博士：NYU（紐約大學），Fordham（福特漢姆大學），LIU（長島大學），都是教育專業的。當時因為我在教育局工作，所以我念書都有 voucher（憑證），自己並不需要出學費。

**張：先回到就是您剛來美國的時候，為什麼決定留下？**

**羅：**我覺得了當年生活很苦，我自己的出身又那麼困難，如果美國能給我留下的機會，那我就留下。我拼命念書，同時還拼命找工作，結果找到一個工作叫 Bilingual education（雙語教育）。那個時候開始，我又遇到了我後來的太太。那是在餐館打零工的時候。當時很抱歉地講，我不會認美國的硬幣，搞不清楚這個是五分錢，還是一毛錢。但當時老闆跟我講，「你是大學生啊，就跟我到前台做會計去」。結果那天晚上呢，客人吃飯吃完了，要結賬，老闆一看，怎麼有那麼長一

條隊？原來我當時搞不清楚這些面值小的錢，用手指數成一大堆。老闆很生氣，就讓我洗碗去。[Has to cut a part from here]（笑）。我的太太很善良，就幫我忙說，來來，我教你，這個是 5 cents（五分錢），10 cents（一角錢）... 是這樣子認識的我太太，如果沒有太太幫忙，我不會繼續留在這邊。後來我們結婚了，我的身份問題也沒有了。

張：那當時這個餐廳是在曼哈頓嗎？

羅：不是，是在布魯克林，Pitkin Avenue<sup>1</sup>。離本森很遠，要坐巴士過去。當時這個餐館不是賣我們中國廣東人的點心，而是賣炸春捲和炸雞、外國人吃的東西比較多。

張：那後來為什麼搬到的本森？

羅：我搬的原因最重要是學區的問題。我兩個小孩子的程度很好，但之前我們住在八大道，那裡新移民的學校比較多，我的小孩子根本溝通不來——他們平常只講英文，所以經常回到家跟我講：「Daddy，mommy，I don't understand what the teachers say——我不明白老師講什麼東西呀」。結果我跟我太太商量，看哪個學區交通比較方便。於是就看到本森的 21 學區學校很好，我們就搬來。177 小學的程度很好。我的孩子考到了 Mark Twain（I.S. 239 for the Gifted & Talented），之後考到了去了 Stuyvesant High School。現在做了醫生，兒科醫生。

張：當時是幾幾年搬來本森的？是孩子上小學的年齡嗎？

羅：一九七多年，可能七五年，我也不大清楚。

張：當時剛搬來的時候，對本森社區的第一印像是怎麼的？跟布魯克林或曼哈頓有什麼不一樣？

---

<sup>1</sup> 中文時譯「畢肯大道」

首先是中國人比較少，僑胞是講廣東話的比較多。區域也比較安靜。沒有像八大道一樣很吵。街道比較乾淨。學區和教育水準都比較好。

**張：**那再簡單地講講您在教育局工作。現在回顧起來有哪些亮點。

**羅：**當年教育局請我的時候，他找中國人會講中國話的。我想我會講廣東話、國語、客家話，他就講：哎呀，你講三門語言，是 Trilingual (會三門語言的人才)，come on come on (歡迎歡迎)。我一做呢，我做了差不多 5 年的 Bilingual education (雙語教書)。另外還在教育局裡面做了 30 年，做行政工作。我覺得整個 35 年當中，我幫助中國學生也很多，例如高中申請，要告訴他們申請時要注重什麼東西。說明很多小孩子，經常在學校里打架的啊，包括家庭有問題的啊，我也幫他們，瞭解一下他為什麼要打架。很多因為語言不通，在中國來的有一部分學生來(美國)的時候已經十五歲、十六歲，英文程度不好，挺難的。我是建議他們，一個誤會的地方是(讓他們)馬上跟外國的小孩子一起上課。這個是一個大的誤會，因為你的英文不懂。在班上有一個 social study (社會學)，書有那麼厚，是英文的，老師教你寫報告，你寫不來的。因為以前教社會學的老師整天像我投訴，說：羅博士！這個學生不交功課。(我就會回答那些老師說：)不是不交功課，是他們不會寫！最後那些老師終於明白。所以我後來建議部分學生去找一個有雙語教育的學校，由會講中文的老師來教育他們。

**張：**這是幾幾年左右的事情？

**羅：**1980 年了。有時候校長會打電話來叫我去跟家長溝通，幫忙一下。

**張：**所以這樣一直做到什麼時候，現在還在做嗎？

**羅：**現在沒有，就差不多七年前八年前，也就是直到我退休。之前一直都這樣做 counseling。

**張：**那麼所以後來您創辦了一所為移民子女提供免費中文課的機構。

羅：對，叫九十六初中，或者叫中文班、中文學校也好。今年是我們辦的第十二年了。小孩子能念的是五歲以上。一般是禮拜六，十點半到十二點半的樣子。上課的時間呢，是在學校的時間表，學校開課我們開課，學校放假我們放假。小孩子在這個地方，就學普通話。我們用 oral approach (口語方法) 來教他們。就好像用拼音，北京就是 b-ei j-ing。

張：是在哪裡？

羅：在 99 Avenue P。

張：當時是怎麼想到如此辦學的？

對，我要講一下，我覺得我在教書的很多年，我碰到很多家長來告訴我，哎，羅博士你要辦點中文班呢，我的小孩子連(中文)名字都不會講，真的。你只要問他「吃過飯沒有」，他說「有」(而不是「吃過」)，這樣子。他們會跟我說，希望我幫助一樣，他們小孩子連新年、中秋節都搞不清楚——他們的小孩子經常問，為什麼要吃月餅啊？為什麼要叫這個東西？等等。所以我們家長跟我講，我說好，我跟學校講、跟義大利中心講。現在我們有 7 個班，7 個教室，我們不用給錢的。很謝謝學校、很謝謝義大利中心，謝謝他們幫忙。如果他們不幫忙，我們開一個學校就要 1000 塊的。特別是冬天，他們要開煤氣，還有在門口的保安，也要給錢的。廁所，等等。所以每一個班、教室算起來呢，就差不多一千塊的了。所有我們辦了十二年，希望中國的小孩子能夠學一點中文，了解中國文化，原因基本是這樣子的。

張：是義大利中心和初中九十六初中一起融資是嗎？

羅：對，叫 Beacon，他們叫 Beacon Program，是教育局 DYCD 給錢的。

張：那我們現在回到你作為本森居民的身份——能分享一下，就是您多年來作為居民的一些(經歷)嗎？就是除了您的工作之外。

羅：我覺得我們僑胞最困難的問題，第一，當然是語言的問題。如果你不會溝通，那你的機會少很多。包括工作的機會，以及拿資料的機會。就是特別依賴中文報紙、中文電臺。

張：所以中文電臺近幾年的發展是比較重要的變化是嗎？

羅：對，很多人聽電臺，1480 FM ( WZRC AM 1480 : <https://streema.com/radios/WZRC> ) 等等。以前都沒有的。第二個問題就是找工作的問題。我們中國僑胞到外面去能找到的工作都是在餐館、洗衣店、超市，沒有什麼好的行業給他們做，很困難。我認識很多本來在大陸、香港、臺灣都有很好的工作的——護士也有，甚至是醫生——但他們在這裡不懂英文，拿不到執照，結果很可惜。所以我們都希望美國政府給點 Job training ( 工作培訓 ) 的機會，讓我們的僑胞找到他們本身具備條件的工作。

張：那政府有沒有試圖去給一些說明？

羅：比較少，很少。我自己也是特別要努力，我在我們中心辦了個英文班，每禮拜六。九十六初中也是，其中有一班是英文班，還有入籍班，如果他們想成為 United States Citizens，他們就來上課。希望他們來學習英文，學得多少就多少。將來有機會我還想創辦 Job Training Program，做基本的培訓，比如做文員、護士、或者在醫室做 doctors' aides 等等。

張：所以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講，大批的華人是什麼時候來到本森的？都是講廣東話嗎？

過去是廣東話，最近幾年呢，八大道講福建話的僑胞很多。

張：講福建話的僑胞是什麼時候搬來的？

羅：他們也是差不多在過去的十年裡吧。他們剛開始在曼哈頓的 East Broadway ( 東百老匯 )。後來，東百老匯區域被住得飽和了，於是就跟著 N train ( N 線地鐵 ) 和「小巴」來到了八大道，是這樣的。交通對他們來說很方便。現在我們本森也有很多福建的僑胞了，不過沒有八大道那麼多。

張：那麼福建的僑胞都做的哪些生意？跟廣東僑胞有什麼不一樣？

羅：餐館。剛才講了，這類餐館是我當初做的餐館、是給外國人吃的餐館，賣的都是 fried chicken (炸雞)、egg roll (蛋捲)、fried rice (炒飯)，適合外國人口味的餐館，不是我們廣東人吃的餐館，也不是四川餐館。他們(福建僑胞)看廣東僑胞不做(這類餐館了)就買來做了。他們(福建僑胞)在外面打工也有很多，每個月回來一次啊這樣子。聽他們講，福建僑胞現在有很多在做 sushi (日料)。只是每個行業過一段時間就會飽和，之後你就要變化一點。中國人(做生意都)是這樣子。好像洗衣店呢，以前幾十年前，用手洗的衣服;現在沒有了，就開始有 laundromat (自助洗衣店)。慢慢都淘汰淘汰，時代也不一樣。

張：那麼您是怎麼想到要一直活躍地參與在這個社區工作裡面？

羅：這個我特別要提一下，我們中國僑胞對各種資訊都特別缺乏，好像美國頒布什麼新的消息，我們中國人都沒有(在關注)的。比如糧食券(SNAP，美國補充營養協助計劃)、醫療保險、SSI 什麼的，要改的時候，他們都不知道。我覺得這個很可惜。有什麼變化，他們都不懂。有收到關於入籍的信件，他們也不懂。比如上次有關招牌的問題，很重要的，我們很多僑胞的餐館、商業機構都拿到罰單，有一些都罰到六千塊的，他們不懂。罰得很多，結果他們(只好)給錢。後來我在我們中心呢，也開過一次會，請教政府的部門來開。結果(政府部門代表)講，你不要給(錢)。市政府講，你不要給。你要給的話，可以拿回多少多少。他們(店主)很害怕，結果都把他們的店關掉，馬上上交六千塊。我覺得這類情形就是因為我們僑胞沒有(接受)資訊的機會。特別我整天搞這個東西，想要拿點新的資訊給我們的僑胞，要他們瞭解一下，跟政府部分合作一下。員警局 62 分局跟我們很熟悉的。局長整天來參加我們搞的講座。好像有很多老人家給人家騙了，(詐騙者)打電話來自稱是中國領事館，於是很可惜。有的都被騙到一百萬——報紙有報導過。一般兩萬塊是比較典型的。(老人家)去銀行拿錢，Chase 或者 Manhattan Bank，結果銀行的職員講說，老太太，這是在騙你啦，你不要給他劃錢啦。他們就開始吵得很厲害。最後銀行講，錢是你的，我沒有辦法，就給你。她(老太太)就拿著兩萬塊寄給人家了。買了禮品卡寄去了。結果給人家騙掉。是件很普通的例子。特別要提醒他們(老人家)，很多事情你們要瞭解一下，我建議他們多來我們中心，講座的時候、開會的時候都來一下。多去老人中心跟其他僑胞溝通一下，不要整天呆在家裡。

張：這個情況到現在也是還有？

羅：還有。很普遍。特別我舉一個老人家，他有一天去超市買東西，小姐跟他講啊，糧食券（卡）里的錢沒有了，他覺得很奇怪，怎麼我糧食券沒有錢呢，原來人來寄信給他，他不理，以為是賣廣告的就把它丟掉。還有打電話給他，他聽不懂也不理。有一天呢，他女兒回來看到電話一閃一閃的，就按下去，結果是糧食券的留語音信箱給他了，他的女兒抄到電話號碼給我，我就打電話給去問怎麼回事。原來糧食券給他 terminate，停掉了，對方講，說：我叫他（老人家）拿三個月的租單，但他不理我，這幾個月我就把它停掉了。哎呀，我就跟這個 Mr. Nelson 講，可不可以再給他一個機會。他是七十八歲，不會講英文的，結果叫他回到自己的房東寫三個月的租單，一頁兩頁三頁，用 fax machine（傳真）寄出去。五分鐘后，我打電話給 Mr. Nelson 請求，希望他再給老人家一個機會，人家是七十八歲，是靠著過糧食券，沒有他，這很麻煩的。結果（對方說）「好，我就給他一次機會，以後我寫信呢，他一定要回我」。就是這樣子，他（老人家，老張）現在看到我，（就會說，）羅博士來喝茶喝茶，（笑）。

張：所以你是一個人來獲得這些信息，還是跟一個團隊？

羅：團隊。他們有什麼（資源，比如）報紙裡面呢，我們馬上剪下來。比如 public charge（公共負擔），這個很嚴重噢，有很多老人家不懂噢。所以有什麼消息呢，我就剪下來貼上（公告板）去給他們看。

張：所以您有兩個女兒是嗎？

羅：兩個小孩，一個男的，一個女的。對，我小孩子考 Stuyvesant 的時候，我從來沒有送他們去補習。從來沒有告訴說，「唉，Jason！Alina！你一定要考上，一定要考上」！沒有。不要這樣子，就隨便他們，ok？如果能夠考上，因為他們在小學、初中有很好的教育基礎。這個是最重要的。

張：所以現在您是跟太太和孩子住在一起嗎？



羅：我現在沒有。以前呢，我同兩個小孩子住在一起。自從他們結婚之後，就搬開了。好像我們中國很多家庭呢，就是工作的關係——小孩子找到工作了，他一定會搬到別的州。不像以前呢，我們的傳統呢，我們中國人住在一起。我的一個小孩子是醫生，所以他的 Boston University (波士頓大學) 請他(去工作)，他就去了。好像他太太也找到工作了，也要去。說很多呢，因為是工作的問題。不像以前我們(一家人)都是住在一起的。現在的環境不一樣，時代不一樣。

張：所以現在孩子在 Boston University ？

羅：嗯，在住院的醫生，他 in charge of Pediatrician (兒科)，整天很忙很忙。有時候我們吃飯呢，他的(手機)要響的，beep beep 這樣。特別忙。都是人家家長打電話來問吃藥啊之類的。

張：那最後我們講一講您在 CASS (華人社區服務中心) 的工作。這個中心是什麼時候開始建立的？

羅：就是四年前、五年前建立的。我們那幾個朋友，吳太太啊，他們覺得說，唉，我們去設立一個中心，服務我們僑胞。就是剛才我們講了，老人家特別多，每一天在公園裡面來走來，冬天天氣特別冷，沒有一個聚會的地方，也沒有瞭解資訊的地方。我們這邊搞這個中心呢，就是希望幫助他們在語言上面，在檔上面，幫忙他們。如果他們看信看不懂的時候，就來看一下。有什麼東西要他填表，我們填一下。搞搞講座，我們每個月搞兩到三次講座，請員警啊，官員啊，好像 socia study (社會學者) 啊。

張：來這個社區服務中心的人一般都是一個年齡段的還是各種都有？

羅：我們現在年紀比較大的、退休的、年輕的都有。年輕的比較少，因為他們要上班，好像年紀比較大的五十歲、六十歲的都有。每一次開會有五十人、六十人這樣子，坐得還很滿的。

張：這個服務中心近期的一些目標有哪些？有什麼專案？

羅：目標就是特別大的節日。好像新年，我們的遊行已經成功申請了，就是 1 月 26 號我們中國新年，遊行，請人家舞舞獅，跳跳民族舞啊。請我們僑胞一起參加，就是遊行一下。還有中國新年，我們要聚聚餐，到餐館裡面跟著老人家高興一下。

張：好，我覺得我想問的就是這些。最後一些有沒有想說的，而剛才我沒有問到的？

羅：我希望我們僑胞能夠合作一下，去投票一下啊。我們中國人的投票的意識很低。我們好像本森社區是投票率特別低的。我不知道為什麼。我們整天鼓勵我們僑胞，有什麼機會的時候就要去投票。參與政治。投票我覺得很重要。因為這個民選的官員呢，都看你的投票的力量。比如高中的入學考試，有很多州議員說要取消，如果你投票的力量夠的話就可以跟他講，好 Colton<sup>2</sup>整天幫我們的，Peter Abbate<sup>3</sup>也可以幫我們的。還有個問題，就是 Census ( 人口調查 ) 又來了。我鼓勵我們僑胞一定要填表。十年前我就做過。有一次敲門，一般一家五口人只填一個。我講你五個人呢，怎麼就要填一個？( 他們就 ) 「不要不要，填一個夠了」。這個一是不好，二是這個對你沒有影響，我不會告訴人家你姐姐有五個人啊、叫員警來呀、叫移民局來啊。不會的，我們不會做這個東西。他們就是害怕這個、害怕那個。

張：對，好，那就這樣。謝謝羅博士。

---

<sup>2</sup> 寇頓 (William Colton) 是一名紐約州眾日，代表本森和柏夫灘的部分地區。

<sup>3</sup> 白彼得 (Peter Peter J. Abbate, Jr) 是一名紐約州眾日，代表本森和日落公園的部分地區。